

漢唐通鑑

四藻

二十二卷之二十五卷



屏石戴璟著

服戎之道

太宗自謂平定中夏而遠服戎狄皆由有五事以愚觀之安在哉夫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此大舜善與人同之事而太宗能之乎人君之用人棄所短取所長誠良法也然以房玄齡而數遭譴責以裴矩封倫而信任之不疑不知矩也倫也有何長而取之乎見賢則敬之不肖則憐之此帝王嘉善矜不能之事也太宗敬之不能用憐之不能退觀其以魏徵之賢而仆碑停婚豈敬之歟以宇文士及而恩寵終身豈憐之歟正直之士雖未嘗陰誅顯戮然而會殺田舍翁之心屢發矣若裴洎之忠



貞張蘊古之鯁介而卒以無罪誅今日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出責一人其誰欺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此乃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也太宗以突厥酋長而授以官爵卒之世有夷狄之亂雖曰種落依之如父母然而以義成公主嫁突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且天可汗之稱有污中國衣冠其視光武之謝西域蓋不及也以此考之太宗自謂有三行而未見有三行之真自謂有五事而未見有五事之實徒以大言不慙耳天下後世果可以口舌欺乎

帝範賜太子

教太子之道莫備於賈生保傅之篇秦漢以來能教太子者少矣以趙高傳胡亥而教之刑獄以晁錯傳景帝而教之刑名一齊衆楚之咍一暴十寒之病此教太子者每每患焉獨惟太宗監秦漢之失而作帝範以賜太子其論甚正其意甚美也然十二篇所載事理太宗其能盡之乎以今考之曰君體而與戎狄和親失衣冠之體曰建親而殺兄及弟及十子有卑骨肉之情曰求賢審官而以蕭瑀爲社稷臣以李勣爲長城曰納諫去讒而以直言怒玄成以讒譖誅劉洎曰戒盈矣而有兼行將相之誇曰崇儉矣而有營繕翠微之侈曰賞罰而未見其賞善懲奸也曰務農而未見其能務本節用也閱武似也親征高麗可乎崇文似也而自觀國史可乎愚謂十二篇所言帝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固不止此然高宗自爲太子時耳所聞目所見者太宗所爲之

漢書卷三十一
事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成慣習若自然太子於君德多
慚而顧欲以帝範教之是豈相觀而善之謂耶其後高
宗踐祚率多非法以貽宗社之變蓋有自矣

識記殺君羨

按史李君羨無可誅之罪而太宗殺之特以秘記之言
惑之也然則秘記所言信有之乎說者以爲此非李淳
風之說特武后時史官欲神其事而假設此言耳愚謂
秘記之言雖怪誕不經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謂無秘
記不可也但入主不當信之以疑似殺人惟脩德行政
則天心可回而秘記之言或可弭也昔禪龜請玉而子
產不從亦不復災楚有星孛之變或謂可移令尹而昭
王益脩德卒以復國太宗於此當益增脩德政而於君
道無不盡庶幾可以上格天心而乃殺人以逞是猶瘞
疾而投之烏喙且速其亡耳其視子產昭王之見不亦
有愧耶

以術數黜李世勣

愚讀南北史見高懽知慕容紹宗之才故不貴之以遺
其子遂喟然嘆曰唐太宗委李世勣於高宗殆用此術
乎嗚呼是何怪紹宗遂侯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
不竭其忠耶書曰數求哲人以遺後嗣古者帝王儲養
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則彼自感恩懷德
而保我子孫黎民安用私意小智軒輕屈之而使之子
孫以利祿誘之耶李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不以三
公易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哉後之以術數用人者可以

鑒矣

太宗功德兼隆

太上貴立德其次貴立功然功德兼隆者莫如三王若禹有治水之功而祗台德先湯有伐商之功而齊聖廣淵武有誅紂之功而世德作求卓乎不可議已三代而下曾有始終全德之君者乎太宗自布衣崛起取孤隋攘群盜未五載而成帝業其功業可謂盛矣然求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類多不顧天理有近於夷狄之風又何德之有然則德其所謂德而非三代之所謂德也

太宗比迹湯武

湯放桀武王伐紂古今所謂順天應人者也隋煬不君結怨四海而弑父殺兄則桀紂之所未有也太宗於此

正當數其弑逆之罪而播告遐邇大興伐罪之師則湯武之功不復見於唐乎惜乎舉兵之初久尊逆賊為太上皇而又立代王顧北面臣之他如稱臣突厥脅父起兵皆不正之事安可與湯武同日論乎史臣曰比迹湯武噫迹之一字有味之言也歟

褚遂良譖誅劉洎

劉洎之死或以為遂良所譖非也洎性疏劉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揜衆為媚忌所來自墮刑誅耳而責之遂良可乎夫褚登善忠貞之人王魏之比者也而洎又直臣登善以何事言之耶太宗殺洎不謀之大臣不付法司直用譖言遂下詔旨何也太宗志伐高麗不屈而歸正爾卧疾而譖言一入如雷霆震擊不暇思惟耳劉

洎之子不此揆度而追論父事以爲遂良所譖當時近臣樂彥璋以爲是揚太宗之失而故置不問是何言也卒使遂良受萬世之謗以至於今嗚呼伊尹割烹孔子主侍人百里奚養牛當時謗之後世傳之無異議而孟氏獨辨其不然者蓋以爲人素行推之耳愚以遂良無譖人之事其亦以素行之高哉

陳師合上拔士論

昔大禹宰百揆野無遺賢傳說揔百官旁招俊乂此宰相之首務也陳師合上拔士論意輕房杜豈房杜於銓選之法殆未公而明揚之路猶有未廣者歟有大臣之度者則宜悔過自責而虛心訪問如王旦處寇準文彥博待唐介務使天下懷才負能之士咸致實用可也夫

何杜如悔惡其輕已而躬奏其事流之嶺南此豈大臣休休之量耶夫防民之口難於防川愚見世之塞河者矣隄塞匏子則河決館陶隄塞館陶則河決平原左奔右潰莫知所止甚矣言路之不可塞也房杜惡陳師合議已而加之罪是防民之口也不知天下之議已者可得而盡防耶是故權萬紀亦訴玄齡考官不平焉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矣

太宗以上聖之才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上聖之才亦未易得湯武成商周之治固有聖人之德者也然曰有慙德曰未盡善上聖之才其難如此必若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然後可謂上聖之才而求其實則以睦九族徵五典爲

先務耳吾觀唐太宗固創業之明君也然以大節論之脅父而不予殺兄而不弟亂閨門而不夫戮忠賢而不君則是肆人欲滅天理甚矣謂之大賢之才且不可而史臣顧以上聖之才許之嗚呼是何言之易耶

房杜可謂名宰相

嗚呼相職不明久矣奴婢雞犬之務不分而斧斤刀鋸徃徃代衆工而執蓋世之奸名者皆若流也太宗定亂而房杜藏諸用史遂以名宰相許之其然豈其然乎夫房杜謀斷相資以汲引士類固有宰相之器度也然進賢退不肖宰相之急也封倫非小人之尤者乎而乃與之相親使貴寵用事逮陳師合上拔士論豈房杜之汲引殆有未盡以招物議耶今乃躬奏其事流之嶺表何

其不自反也愚謂房玄齡於剛烈之氣則未能如晦於包容之量則不足若以二人較之則杜之不及房明矣若夫號令典刑雖曰燦然罔不完然自愚觀之定律令而加則足之刑行新禮而亂昭穆之序官定爵而冗府寺之官建兵衛而北方鎮之勢則所謂號令亦豈有商盤周誥之文乎所謂典刑豈有周官六典之制乎然則謂唐初名宰相則可而謂古今之名宰相則未也

不許集文章

有天地之正氣有天地之正脉自有太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正氣誰與攝自有人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脉誰與續是故聖賢之文惟涵養之熟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素而議論之及耳初豈有意於文章哉自古文

章之煥者莫如堯亦不過自睦九族以咸和萬邦自曆
象授時以至明揚側陋炳炳朗朗光四表格上下而已
後世人主不務其本而始有尋章摘句駢四驪六爲文
章者若陳後主隋煬帝是也然彼皆辭藻之侈而紀綱
之廢詞章之工而器識之淺故雖有文集行世而何救
國家之亂哉然則人主所重者德行政治而已而文集
非所事也唐太宗卻鄧世隆之請不許集文章似矣然
作宮詩以賜虞世南作威鳳賦以賜無忌註晉史有鰲
抃龍吞之語作帝範有載無覆舟之說而文章未嘗不
集也然則其所卻亦虛言矣及觀其爲君大節多有未
盡萬目亦有未張其視堯之煥乎文章者何啻天淵哉
噫後之人主其尚養天地之正氣守天地之正脉而無

蹈隋陳之覆轍哉

馬周會文切理

道者文之根本文章者道之枝葉十
德以磅礴鬱積於內故見之於文
不足爲其精粹也瓦棺篆鼎不足
酒不足爲其典則也孤峯絕崖不
即理也理即文也何待會文而切
字之間而強尋一理以爲文則粗
所上奏疏多有未善若嚴父配天
建之論鑿鑿可行似矣然騎墻少
九成宮則曰若不中止願示還如
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士
聖人有清明純粹之
自不可拚良金美玉
爲其渾厚也太羨玄
不足爲其峻潔也是文
理耶馬賓王攻於文
文與理爲二矣故其
求賢審能營繕停封
如諫營
如諫錄用樂工則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九

成宮罷之可矣何曰不可中止繼木工屏之可矣何曰命不可改是其爲說駁而不純曲而不直也其視聖賢合文理爲一者爲何如耶後世若蘇眉山亦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此亦會文切理之類也嗚呼理之外果別有文乎哉

十漸

天下之事善始固難善終尤難。勿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善終矣。記曰君之貴乎天道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不已則善終。夫故更張可喜之治識者方以爲憂而終始惟一之訓。忠臣先事進戒然則魏微十漸之陳其憂國之心何如哉。以十漸言之初寡欲而今市駿馬初護民而今用人。力初役已而今縱慾初

親賢而今近姦初賤異物而今進難得初求士而今任好惡初絕田獵而今事馳騁初達群情而今多間隔初求治而今恃勢初撫寧而今勞弊此皆慮太宗不克終也夫太宗能善始矣而不能善終何也凡終之所以不克其端有二曰志不決則疑而阻力不克則怠而弛然使心之所存能純乎天理而無私欲參之則疑忌何自而生哉無疑矣無忌矣則功成治定之後不異於釐革自新之始久安長治之計不變其勵精圖治之規豈不可全始終而垂久大哉魏玄成之言善矣而惜不能探本窮源以示進脩之標的也是則然矣抑魏徵之所謂善始亦有未盡乎夫人君猶天也天有四德元爲之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太宗膺父起兵殺兄取位其於正

始之道何足觀哉夫始之不正而能善其終者未之有也玄成此奏母亦荀卿所謂下卿儆戒無虞之說哉

十思

思者聖功之本故思曰睿箕子陳範於武王也身修思永臯陶矢謨於大禹也惟狂克念周公所以傳命於成王也魏徵上十思之疏其以堯舜之道責其君者乎今考十思之說正中太宗之病而施之砭劑者也夫伐高麗以欲闢疆土是見可欲而不思知足也營飛仙以廣宮室是興繕而不知止也頡利之朝自懼困窮似矣而胡越一家之誇方張也豈處高危而思謙降哉丹青之宴勿矜強盛似矣而功德未高之問方侈也豈臨滿盈而思抑損哉妃嬪三千待李樂之諫而後出宮是遇逸樂

而不思所以搏節也管心一獸待唐儉之諫而後罷獵是遇宴安而不思後患也諫官隨仗雖無壅蔽也而不思延納之道元勳在朝雖無讒邪也而不思正己之方行爵賞則賜長孫順德之綰賞龐相壽之帛豈思因喜而僭哉施刑罰則裴洎何罪而殺之張蘊古何辜而誅之豈思因怒而濫哉徵以此告君誠可謂忠且直矣然揆之臯陶箕子周公之論則亦有所未盡夫人主之所以不能思者無他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千岐萬轍方來而未艾也使不能講學以開之主敬以操之親賢以維持之則方寸之地乃槁木死灰之場矣其何以能思哉惜乎徵不足以語此

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伏羲畫卦天上下曰否地上天下曰泰何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故舜於臯陶有念茲之義湯於伊尹有一德之義武丁於傅說有從諫之義以是垂範萬世之君臣夫何間然之有周衰道廢君率以富貴驕人而尊賢下士之風泯矣若孝景戮晁錯漢宣殺蓋寬饒光武誅韓歆以英明知三君尚不知君臣之義他尚何說哉嗚呼吾不意吾道之餽羊於唐太宗見之也今考魏徵十漸之疏太宗不惟嘉納之而且賜之黃金賞廐馬猶未已也而列之屏幃付之史官帝之心何心哉帝之心蓋曰臣以進諫爲忠君以納諫爲賢吾之尊禮魏徵前此帝王旣拜吾下風矣後之帝王不以吾爲龜鑑耶帝之心端可想見也由君子觀之帝

豈知君臣之義哉昔周公告成王曰自一話一言惟成德之彥太宗於魏徵之言悅不繹從不改姑以十漸中一二言之如諫營繕矣而無故劄玉華至堯堯於在內之徐妃如諫征伐矣而無罪伐高麗至惓惓於垂沒之玄齡未幾須殺田舍翁之心亦已萌動向非皇后回天之力則龍蛇之章狗兔之語復形於徵矣豈但停婚什碑而已耶夫向也寘之於懷今也置之於壑君臣之義果若是乎其忍哉故嘗謂列之屏幃而不播之詔令之間付之史官而不措之躬行之際帝之猜疑可想矣故賜黃金非賜也惡其躍冶而欲爲三緘之金賞廐馬非賞也惡其輒鳴而欲爲立仗之馬將欲疏之必固親之此老子之術乎不然何帝以李世勣托孤似矣旣命用

漢唐書三
之尋命殺之久矣哉太宗之行詐也而又何難於魏徵哉是則太宗之心欲以君臣之義超大禹成湯武丁之前究太宗之迹反於君臣之義出漢景孝宣光武之下故一傳而斃長孫如狐鼠再傳而賊張柬之知草菅屢傳而殺周子諒陷顏真卿斥陸敬輿排裴中立抑李德裕終唐之世君臣之義掃地無餘要之太宗之家教啓之也

張行成何如人

張德立少事劉炫已負禮局方正之名矣及爲御史糾劾嚴正其論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容以地東西爲限至於帝幸靈州請太子監國勿從皆近正之言也且以地震而諫女謁之盛以大旱而乞骸骨之歸誠可謂雍容有

禮長厚君子也然其子張易之陷附賊后淫汚顯行姦賊狼籍家聲墜矣母亦羞芳之教有未盡耶

韓瑗來濟

韓伯玉負節行曉吏事來立伯玉諫曰王者立后以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褚遂良貶死振州來濟伐同矣嗚呼疾風知勁草世

張玄素何如人

玄素初爲景城戶曹幾爲其清德固可嘉矣至太宗及爲皇儲數進正論如曰

通文章暢時務賞武氏之天地象日月來濟諫曰王諫諍之意同矣然伯玉救厥戰死庭州其守死之義誠忠臣信哉

太宗所殺民號泣請代此洛陽上書切諫爲之役罷亦善小不爲勿以惡小不

去至於遠引周太子斌之敗謂骨鯁之風也然自愚觀之引隋太子勇之廢誠可
謂骨鯁之風也然自愚觀之志臣不事二君大丈夫立
身第一義也玄素在隋爲令及不能死節而反面事仇
何哉是故太宗在隋何官之回玄素流汗不能對蓋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也嗚呼孰謂玄素仁人哉

于志寧何如人

史以志寧處后之變不出一言爲賢愚竊鄙其爲人其
罪尤浮于李世勣也夫高宗將立昭儀召長孫無忌褚
遂良李勣于志寧入蓋將聽四人之可否而後定也使四
人同辭力爭則帝意可回矣八志寧乃持兩端以觀望焉
此直姦臣之尤耳及考志寧傳石十八之異高宗以是
問志寧蓋自反有歉而知所以畏懼也乃妄引內史過之

言以解其憂大臣陳善閉邪可知是乎且多避嫌疑不能
荐引士類則其妬賢嫉能之心可知矣雖以田蚡李輔
行成要亦卜式之沽名釣譽也或曰志寧輔太子承乾
數進直諫刺客刺之見焦然在詭塊中不忍殺則其有
忠孝之節可知矣嗚呼有忠孝者臨大節不可奪也豈
可以勢利趨可以威武屈哉

王珪何如人

王叔玠事太宗亦可謂能盡獻替之忠矣觀其以廬江
之敗其姬尚在而欲取鑿郭公之亡至於以祖孝孫雅
士教樂宮中爲非雖帝憤怒而以爲不負陛下故其自
任疾惡好善亦不爲過也且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受謁
見事寡嫂撫諸孤贍宗族皆有可觀者獨惜忠孝二字

尤有所不解也夫以大臣不立家廟而祭於寢爲有司所劾此晏子之豚有不捨豆也是之謂不孝爲建成宮臣而復事太宗此管子之事桓公不耻也是之謂不忠今不知自反而以忠孝教魏王秦鳴呼已不能正而能正其君者未之有也謚爲懿如之何哉

姚思廉何如人

姚簡以字行本陳尚書察之子也嘗脩梁陳二史又脩區寓圖志蓋亦有文學之士也至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責兵人升殿史謂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卒心褫日駭若有所試矣不然何秦王稱其似蒙素刃以明大節而有三百段之賜哉自愚觀之則未焉夫所謂節義者不在於危言而又在於危行也既爲隋之臣矣何不以身死於入關之日哉今與十八學士之選則亦爲義不終者矣安得謂之節義哉

論養人之道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施爲緩急之序固自有不可亂者是故睦九族以協和萬邦堯之所以被四表也慎五典以至近可遠在茲舜之所以光天下也終於四海即立愛之成湯御於家邦即刑妻之文后此其本末固相須而先後實相因也唐高宗簡養人之道而來濟以齊桓父老賜一國之飢寒告之卒免山東丁役若可嘉矣然自愚觀之高宗問非所問來濟對非所對也夫高宗廢蕭后立昭儀天婦之倫亂矣殺曹王明誅吳王恪兄

弟之情薄矣。竊笑太子忠殺太子贊父子之義乖矣。戮長孫殺上官儀誅柳奭君臣之好絕矣。此恣人欲廢天理有虎狼所不忍為者。而來濟勸之以養人之道不亦異哉。大學曰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斯之謂矣。

張公藝書忍字

聖賢論齊家之道亦惟篤恩義正倫理而已矣。恩義不篤則踈而不親。倫理不正則狎而不恭。此二者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由而書忍字百餘以進。夫有忍必有濟。固聖人之格言也。然齊家之道止於此耶。若使齊家不正倫理而一於忍以篤恩義則驕子怙侈於外悍婦司晨於內何以立標準齊教

誨而使之式相好無相猶哉。吾知名分紊亂之時即情義乖離之地。雖一世且不可同也。而況於九世乎。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也。吾謂高宗降清問之時為公藝者直當以實告而曰臣家妾不干嫡婦人不與事所以同居之久也。為高宗者不將愔然感悟而從上官儀之教耶。夫何書忍字百餘以進。上惟忍是尚而不復綱紀閨門之事。豈不可嘆之甚耶。先儒胡寅以為此朴茂之事而不及新城壺關三老也。愚謂公藝或阿附賊后而為是說以寓意歟。

李勣遺言戒子孫

父子之情天性也不可以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是故陶淵明之責子伯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締

筆而已韓退之教子但曰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而已白居易之戒子但曰憐渠已解弄詩章莫學二郎吟太苦而已夫父之於子但教之義方母納於邪若其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舜爲父而有商均雖聖人亦諉之天而已李勣臨終所以房杜爲戒而謂子孫交遊非類先擗殺之是何其情太薄哉夫子孫之所做習皆祖宗之所已爲也李勣先爲群盜後事李密尋復歸唐則即唐之臣子矣乃以父故而復爲竇建德北面焉此反復小人之行也及受顧命立武氏殺后妃戮元舅傷大臣勣至是腥聞于天已不可人理論矣今乃以房杜爲戒何其不自揣耶厥後其孫敬業罹叛逆之誅罪及祖父剖棺戮尸視房杜子孫之覆蕩門戶始有甚焉然則何

以笑房杜耶

房杜事君以忠

房喬杜克明汲引士類定臺閣規模雖非社稷臣亦天植其忠者也其子房遺愛杜荷皆尚公主而以謀反伏誅豈積不善之餘殃乎夫以子文之相楚而子闔椒覆其宗以叔向之輔晉而子羊舌鮒絕其祀以霍光之佐漢而禹山赤其族要之固人實天也禹嘗以春秋考之成公九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羊舌以子叔墨背生公孫剽以有寵愛之私而孫林父出衛侯而立剽也宣公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謂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房杜固有忠臣之風然於教子之道殆有所未盡乎夫遺愛杜荷雖叛逆之罪未彰而其意向

善惡已可逆見矣房杜獨不知之乎不知子之惡下智也知而猶寵愛之不仁也昔鄭公子勿心有功於齊齊侯欲妻之忽曰齊大非耦也乃辭婚房杜若以其子不肖不可以爲齊耦而上疏力辭則其子雖欲叛逆而無可倚之勢無可操之兵豈至蕩覆門戶或或曰房玄齡嘗取古今文集爲鑑戒書之屏風以遺其子則亦未嘗不教詔也嗚呼人事盡矣而猶有後禍焉天耶人耶

大將用兵救人

所貴乎大將者曰真儒真智真勇也必直儒如周公則德以爲威道以爲強真智如方叔則神於至誠明於體物真勇如皇父則義以爲主氣以爲帥人君苟得是人而用之爲將則潛龍伏淵十頃寒碧碧碧鞞摩漢群鬼遁警

輝皇威於沙漠壯國勢於金湯豈不足以成救人之功哉李世勣不過無賴賊之尤耳乃謂二十時爲大將以救人嗚呼世勣儒乎智乎勇乎而乃以救人自任也考史突厥薛延陀皆強寇也世勣深入不毛虜其君而致之鼓下彼自謂救人之功在是矣不知二虜未嘗犯邊而乃興師伐之是貪而驕也于時中國生靈行齋居送白骨蔽野用兵救人果如是乎哉東坡有言李靖李勣可謂唐元勳然亦唐腹心之病噫若世勣者其當服善戰之上刑哉

身言書判

天下不可以一人而治賴人才爲之輔弼自一命以上必得人以克而後無瘵曠之憂然求之貴廣待之貴精

求之貴寬待之貴嚴古者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三物而興於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則掌其版而知其數成周之法其精且嚴至此故懷德抱藝者欲甘於畎畝而不能負疵令玷者求升於表署而不得此成周人才日盛而治化日隆也夫何唐之選法絕與古矣始集而試其書判已試而察其身言四事皆舉則以德以才以勞而校之三者既校則以制以冊以勅而授之嗚呼書謂楷法道美也豈能諷諫如柳公權乎判謂文理優長也豈能引經如雋不疑乎身謂體貌豐偉也然則貌不揚如裴中立將棄之乎言謂其言詞辨正也然則期期口吃如周昌將遺之乎是故天下之士捨德行而趨

文藝有朝登甲科而暮陷刑辟者矣雖日誦萬言何益於事文成七步何關於治哉或曰如子之言則唐之取人皆繆也又何名賢如狄仁傑婁師德輩相繼而出以光國家哉予曰唐之選法弊矣所可取者人能用法而不爲法所拘也若盧承度之考人以度量裴行儉之取人以器識至於張仁偉造姓曆狀樣之法盧從愿發偽牒詭功之奸馬載之有聲臺閣李朝隱之痛抑僥倖高季輔之特賜金鏡宋廣平之奏罷墨勅皆能於身言書判之外開誠布公而不爲法所拘焉此唐治雖不及周而實亞於漢也歟

鳳鳴朝陽

鳳兮鳳兮非衆禽之偶而實羽虫三百六十之長故書

舉其儀庭以論治化詩頌其鳴岡以喻賢才接輿以之比聖人楊雄以之擬君子蓋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且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餐者崑丘桂所飲者砥柱湍豈肯輕於出而苟於鳴哉李善感當高宗惡聞過之日而有鳳鳴朝陽之名何也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天下以言爲諱者幾二十秋矣善感挺挺持論於諸邪喑啞之日是空谷之足音莊子所謂逃蓬藿者聞之自蛩然喜也安得不以鳳鳴朝陽譽之哉今考善感所諫不過諫營宮室數事而已嗚呼賊在宮中方有衝突潰散之變改玉改步之勢成矣乃舍是不論而拘拘以營繕爲言豈非敢於斥天子之小過而不敢指宮闈之大惡耶如是則善感非鳳鳴也乃鴉鳴於室犬鳴於門耳豈有鳳之真者而鳴於亂世哉昔尹文子握山雞人問之曰此鳳也乃千金買之以獻楚王善感之鳳是即楚人之雞乎愚嘗讀晉史見張華之稱顧彥先亦曰鳳鳴朝陽嗚呼彥先不忠於晉而張華亦比之於鳳然則善感之鳳鳴其諸彥先之類也歟

裴行儉知人

李唐開國之初以文章鳴世者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詞林之白眉也自當時觀之孰不以爲台輔之器棟梁之材乎裴守約獨以爲輕躁淺露知其爵祿之不享已而無一不驗誠可謂有知人之鑑矣且其擢用程務挺黑齒常之輩率爲名將可不謂知人之哲乎愚

特惜其與張行禕設引注而徒拘於身言言判之制耳
使後之典選者皆如守約有知人之鑒何不可之有柰
何如守約之權衡不常有也而乃以是為銓曹之定規
可乎哉夫王之殺瑜非卞和不能辨劔之雌雄非張華
不能識何況人才之智愚賢否其難知有倍蓰什伯於
玉與劔者而可無定法乎所以選舉之足法載在周禮
可考也惜乎行儉之才通文武而見不到此噫

李孝逸將兵討李敬業

君臣之義顧天命人心之去留以為之權衡自史言之
以為李敬業謀反故於孝逸將兵而曰討然揆以春秋
之法其可乎哉夫武后在先朝蠱惑嗣帝戕殺后妃無
復人理至是復廢中宗而自立此其得罪於宗廟社稷

豈下文爰徐齊之罪乎李敬業起兵曰天職之
望自圖王氣有失討賊之義也然武后罪負覆巢不谷
雖夷狄盜賊有能倡義誅之則亦君子之所予也豈論
其有他心哉昔吕后專制祿產作亂齊王發兵討之后
命灌嬰代齊已而與齊連和卒之合兵西畧各以成左袒
之功至今稱灌嬰為達權之將何者去邪歸正人臣報
國之忠也武后命孝逸之伐敬業是亦吕后命灌嬰之
伐齊也柰乎孝逸大義不明反為賊后鷹犬卒使逆賊
猖熾而逞滔天之惡於更姓易號之餘皆孝逸為之也
嗚呼使孝逸有灌嬰之見則唐室中興在此一舉矣而
孝逸終蹈儋州之流豈天道假手殛之以為助桀之戒
哉

杜景儉真宰相

蹇之卦辭曰利見大人蓋蹇難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其道可行於天下苟不得其君而事之則寧龍潛于淵鴻漸于逵否則射隼于墉獲狐于田此士君子出處之大節也武后竊威柄誅宗室戮大臣毒海內此其非常之變開闢以來所未有也豈但呂雉專制之罪耶居宰相之職者力能誅則誅之否則以身死之又不然則奉身以退亦可也此面於其朝耶方后出九月蒸花以示群臣此以陰專陽以女制男之應也杜景儉時為宰相乃曰陰陽不和外是在臣等先儒以為莫若正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也愚則曰賊后何人斯生不可李氏宗廟豈不可入李氏國豈不可入天下逆賊耳與其

正言以諷諫且若奮義以討賊乎今不能然而乃奴顏佞舌於逆賊之朝則雖曰進仁義之談數陳禮樂之論吾猶以為薦主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也況此阿隨之對而可以為具宰相乎嗚呼武后以是人真宰相此真逆賊之宰相耳春秋之法誅亂賊必先誅其黨此吾於杜景儉直坐以黨惡之罪而深誅之也按通鑑作杜景倫綱目作杜景儉唐史作景佺愚謂唐史恐得其實而綱目云云故不敢決也

狄仁傑何如人

狄懷英自少有黃卷對聖賢之志及舉明經為并州法曹為大理丞為久官侍郎咸有善政可紀若理冤獄去淫祠是也然君子所取者則不在是蓋武后承唐中衰

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乃天地間一大變也宋景欲擊張易之頭蘇良嗣遂批薛懷義之頰吾見其剛矣然無益於存唐惟懷英遠巡諷諫言隨涕出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此仁傑之忠所以垂不朽也其真丈夫哉自愚觀之仁傑不惟篤君臣之義而母子之仁朋友之好在在懇到如覩白雲而思河陽孝深於母也待崇質而使絕域情厚於友也嗚呼如仁傑於人倫之大皆無所負者天下安可多得耶

婁師德知人

武后意在革命聽嬖臣用酷吏稍有奇士不見擯斥則事誅夷于斯時也人才寥寥乎殆哉婁宗仁知人不可

考然觀其薦梁公一事則所以反正撥亂之寄殆有攸歸大臣以人事君此其大綱要也宗仁以之則其以功名令終也固宜

唾面自乾

君子固貴有容人之量而尤貴乎秉身之剛蓋惟剛中足以立事業柔之爲道不利遠也師德有唾面自乾之言固爲雅量矣然自愚觀之曷若以不惡遠小人而使唾不加於吾面之爲尤愈哉考史師德在百及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汚耳用是觀之則師德居官寬而失之弛和而失之流夫豈大臣爲國柱石之節操哉且當時諸武二張兒輩耳周興來俊臣鼠輩耳師德周旋於此邪之間豈

無唾面之事而包羞忍耻以保全祿位則少近於患得患失也而謂雅量者如是乎

狄仁傑相武氏

狄公當時第一人而不耻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濱於危殆而眷眷於后入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唯待時而動故雖武后之驚悍亦回心易慮而廢主得還其功不亦人乎古人不羞汚君此之謂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狄公其得之矣然則伊尹之三就湯三就桀狄公果相類歟曰桀不可爲一音明矣非湯使之往尹何爲而往哉及興鳴條之役則其不極也可知矣狄公進不醜武氏未見其有去志豈伊尹之嚮哉

柳子厚謂伊尹有救世之心故少貶以自用是不知聖人之心也夫身者行道之具也屈身而可以行道古今寧有是理耶朱子作綱目以仁傑必係之周其亦不足於仁傑也

新刊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二十三

婁師德以功名終

屏石戴璟著

唐自北晨司禍窺竊神器忠臣義士憤激於衷義形於色則必起兵勤王糾合義旅誅此老嫗而後已豈肯稽首執笏於其朝耶婁師德亦一時人傑也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而顧內而相外而將耽其豢養之私而不去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且于時法吏有炙甕之風戶婢有鬼朴之誚自諸王以及大臣擯斥破亡之禍者相踵也而師德獨能以功名終何哉蓋植木先伐刈井先竭吾意師德專事寬厚則將爲懦弱爲無斷而其弊至於奄奄無氣節此同流合污而保功名於朝不謀夕之時

乎借使有心王室而以姦惡落落自棄待小之則若魏
玄忠之貶次之則若韋方
誅極之則若劉思正之族
子欲行道於天下寧猶介
時大臣曾不若魏州人楊
終功名哉

誅二張

武氏淫亂張昌宗兄弟出入宮掖有公孫儀宣謔之醜
濁亂朝綱有董賢專政之陋張柬之舉兵誅之庶下十
數年孤鼠一旦驅除誠卓
國家遠慮也按春秋莊公
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當
義不共戴天也嗣君夫人所

出也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
情聖人於是去其姜氏絕不為親以示義也書孫若
為人子所逐以人任息也柬之處武氏之變盍亦以此裁
之乎夫武后竊唐名器廢唐宗廟殺唐子孫害唐臣民
先儒謂其負九大罪愚謂罪豈止於九決南山之竹不
勝書者張柬之為唐臣子抱不共戴天之仇正當移檄
按兵以尸賊后於朝至其黨與如二張者誅之不赦其
餘諸武若三思輩尤當處以極刑以剪草除根勿使滋
蔓然後奉迎乘輿以重整唐家之社稷桓文之事也夫
何於二張則誅之於三思則赦之甚至以極美之名施
之貫盈之賦大臣不學之弊一至此哉未幾韋后再見
天日容三思點壽愈肆一網打盡之計果之等視為枕

上肉而不知反墮兵陷阱中矣後之斷大事可不學春秋乎

韋后干政

自古國家之亡未有不由婦人用事者示以妹喜放紂以妲己亡厲王以褒姒敗晉公以驪姬亂吳王以西施滅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此之謂也以此為坊而唐高宗猶寵用武氏守制宮壺漸干六政至有更姓易命之變此中宗所備嘗也宜其動心忍性而赫然自強夫何乘輿反正之餘追天日之盟忘冰霜之戒縱焰妻之煽虐信妖女之撓權方其五色雲起衣笥繆說也而圖以示朝太史上柔條十二篇淫聲也而賜之宅第中宗所為如此真下愚不移之人耳然則廢於母教

四子皆不得其死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

薛仁貴何如人

仁貴本絳州布衣也乃能五甲一貫而鐵勒驚三箭一發而天山定白衣一呼而高麗披靡脫鞞一見而突厥羅拜是真驍勇絕倫之將也豈可以郭待封違律之敗遽少之哉且威震遼海移治新城擒盜賊擢賢才崇節義撫孤寒不恃勇將抑有勇而知方者也不然何萬年宮大水之變非仁貴登門之呼其能不載胥及溺哉究其所以至此者蓋其妻柳氏圖功還鄉之諫啓之也厥後其子洵拒來俊臣之發倉破吐蕃於臨洮亦能光先烈焉薛氏父子夫婦忠義之盛如此其視李世勣積惡之殃高下何如耶

安恒何如人

安恒不忍六蕪失馭以布衣數上書武后請迎立東宮一念忠憤亦可對越神明矣自愚言之天下有道出而輔世以投風虎之機天下無道隱而淑身以避龍蛇之禍此萬世不可易之規也安恒上疏武后幸不之罪則亦已矣而復劾張昌宗兄弟夫昌宗憑寵宣淫城社之狐鼠也豈疏遠之人所能卒除哉其不遭刺客之手亦天幸耳於此養高山林守言語階亂之戒亦可以終天年矣而以太子武俊誅三思之謀顯然自任安得不見殺哉史謂安恒明周官左氏春秋吾謂通經學古之人而昧明哲保身之義則亦腐儒矣後雖有諫議大夫之贈亦何益耶

五王何如人

武賊之誅固張孟將唱其謀而四王亦與有力焉若可謂安社稷以為悅矣細而論之桓士則劾昌宗免其官至於諫僧慧範入宮掖葉靜能官國子誠不負狄懷英當自光遠之誇也張孟將年七十以賢良徵論姚州不可成論三年喪不詭於聖人信能斷大事如姚元之之贊矣豈文士蠶齧不足成天下務者哉故仲曄舉明經而以方秋而城為非所部賴之哀怨已薦陽嶠崇難進之風抑揚務廉杜倖進之路均之達國體者也崔玄暉居父喪有三年哀毀之度遵母教有一念清白之操敦族義有三世同居之休是亦何負明經之薦哉所可惜者張柬之欲誅武氏彥範不欲廣殺而以杞肉待之卒

啓崔湜之長舌惟周利用之毒手吾謂五王之功莫大於張孟將五王之罪莫大於桓士則史謂中宗賜彥範韋姓與后同屬籍豈非三思喜彥範之宥已而黜等之際勸中宗之寵異哉究其所以至此張文貞涉經史年老而智高桓忠烈不喜觀書此其所見之異也易曰遇其配主雖旬無咎往有尚言明動相資所以成功也五王相遇之時是得配主也而日中見沫折其右肱其能無後患哉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春秋傳曰去惡如去草芟夷蘊崇之勿使滋蔓惜五王皆不知經術而自罹橫禍也噫

殺五王

君臣之義不可以毫釐僭差也唐自武曌專國腥流穢漲負覆載不容之罪矣而武三思又因之鼓煽蕩搖營求太子之位是武氏比屋皆可誅也吾嘗謂賊后之宗唐室之仇也何名為中國親王哉張柬之乃以武延秀為魏王不宜婚默啜其見固悞矣乃起兵定武氏之亂豈容再悞乃誅二張而宥諸武薛李昶幽求之言非不懇切至到也而以朮肉輕之逮韋后干政三思有墻茨之恥而又縱之弗禁此養虎自遺患也未幾禍機一發而含冤地下豈非弁蜂而得辛螫信挑虫而不知其為大鳥哉按春秋襄公十年盜殺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軒聖人書之不稱大夫以為大夫國之陪貳政之本也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故譏之五王為三思所殺其亦公子駢之類矣何以言之夫武三思之惡知

火燎原日益一猖熾明矣而乃使崔湜為耳目使之泄漏事情不亦悞之甚乎嗚呼若使五王分柄文武起兵芟滅三思亦何一不可若中宗與韋后不從則廢昏立明奉睿宗主杜稷雖為法受惡不賢於三思所魚肉哉而五王不能及宜天或曰中宗殺五王是以怨報德無復人理矣而於五一土夫何尤愚曰中宗妻女之醜見奏於燕欽融韋月將尚不覺悟其庸愚尤甚於晉惠之不辯菽麥也猶待於一殿絕而後見乎

欽明八風舞

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舞之所由生也周禮大司樂以六舞教國子大舞樂師教國子小舞詩所謂明樂舞者即文舞也所謂萬舞者即武舞

也又所謂夷舞所謂野舞皆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至於有兵舞帔舞羽皇舞旄舞其名不同而皆所以教國子也然則祝欽明官國子為八風舞其有見於此乎噫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以不辯也夫唐有天下之初宴群臣於凌煙閣而太宗起舞文舞之義也宴近臣於慶善宮而呂才為九宮舞兵舞之義也宴群臣於未央宮而突厥頡利起舞夷武之義也中宗宴近臣而祝欽明作八風舞吾不知文乎武乎夷乎野乎夫聖人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布之於金石絲匏達之於羽籥干戚聖人雖以是教國子實所以養德性而引中和也豈侷搥頭轉目之諸醜哉天祭酒首表儀朝著之官當中國復辟之時宮闈亂政奸軌登朝欽明正當宣揚教化

表正風俗而乃為八風舞陋亦甚矣史謂祝文思擢明經以經授中宗為世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艷妻見上帝此何禮也是故五經掃地虞藏用譏之腐儒無用倪若水劾之隱祭不孝蕭至忠彈之坐是見逐無以諫校然則與少正卯順非而澤於周以詩書破家聲同科也乃獨保首領死家簣寧不幸耶

隆基臣後社稷

唐自韋氏亂政躬蹈弒逆穢德彰聞不在武后之下唐室有賢子孫正當奮起義兵以為匡復計不亦有光先業耶睿宗之子隆基獨能以社稷為念而悟佩刀之贈乘星隕之機遂一舉而滅韋氏豈非幹蠱之共畜乎然愚特惜其父子之間有不善處者矣睿宗隆基之父也

于時宮車無恙正人子朝夕視膳之日而乃潛謀取焉雖逼於劉幽求之言以位讓父而非其本心也此温公所謂唐主為子逼奪者三而隆基與焉不亦可罪之甚耶或曰舜為虞帝瞽瞍在上未聞以位讓父也而萬代賢之然則何嫌於自取天下耶噫瞽瞍起自布衣非若睿宗初為豫王旦而已冒帝號者也且舜受天下於堯為天下得人計耳舜亦安得而私其父哉以是而擬隆基蓋大有間然矣

元之避開元尊號

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駸發爾私何不為文武諱耶至於周禮一書七月一詩去古未遠皆未之諱及禮有昌本之辭詩有厥發之詠至於春秋

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是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此禮之大節也然則君子命名當觀昌黎李賀不舉進士之辨豈可效顏之推避諱甚難之訓哉夫年號古無有也而始於漢武尤非人主名諱可比而元之以開元之號顧請避之更名崇果何說哉愚謂姚元之本唐能臣然曰食不應則表賀昂銘偶類則表賀久矣哉其諛諛之態也豈有羨墻見君父之心而為是退托耶

以高力士為右監將軍

唐之亡已基於此嗚呼三王設閹宦所以謹閹閹之禁通內外之書供掃除之職耳豈使刑人在君側乎唐太宗黃衣廩食守門傳命之制甚得古意夫何唐玄宗素

亂祖宗舊規首以高力士為右監將軍甚至省決章奏進退將相皆與之謀而太阿之柄入其掌握矣故其後子孫則而效之肅宗之於李輔國代宗之於魚朝恩德宗之於霍仙鳴憲宗之於吐突承璀謂非玄宗有以啓之乎其甚也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國老門生之禍根深蒂固不可救藥文宗欲去之矣而有甘露之變昭宗欲除之矣而有岐陽之遷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噫後之思患預防者盍以李唐之事鑒之矣

講武驪山

召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仲尼於桓公之大閱莊公之治兵必書於策蓋國家無事之時尤當嚴飭武事以為

折衝禦侮之計則有備而無患矣唐玄宗講武驪山下其得召公仲尼之意乎愚以為玄宗非講武乃黷武淫刑耳按周官會萬民之卒伍者小司徒也統六師平邦國者大司馬也且內難方平天下萬幾固有先後之序而何急於講武若必以軍容不整直當下明詔飭帥臣使之時其簡教時其訓習則惰者勸而勤驕者作而奮精兵銳卒如虎如貔有以壯國勢矣而何以萬乘之尊拘拘於講武乎且古者刑不上大夫兵部尚書上大夫之職也韋氏之亂郭元振有功於社稷所當議貴議功而乃以軍容不整欲坐以罪而斬之可乎後雖以群臣之諫不罪元振而竟誅一無辜給事中以張威福淫刑甚矣開元之首初政豈用明而其失有如此履霜堅冰所

由來者漸矣豈待天寶之亂而後知其為乖繆之政哉

上識人君之體

姚崇序進更玄宗仰視屋不應蓋以郎吏卑秩不必一一煩上也史遂稱其得人君之體白愚觀之玄宗之委任大臣是矣然必平日未有赤心付託之詔而崇不敢專擅也大臣為天子股肱有師傅賓友之義也古者人君見大臣御坐為起乘輿為式今宰相奏事而視屋不應可乎且不以情告姚崇而告高力士使力士加誕謾之語將何從而質問乎此正失待臣之體矣要之玄宗是時以驕心待士夫於此萌彙禮貌衰則去之士夫守身之法也若使穆生當此則必辭疾力去以聳箕山之節庶可以逆折人主之驕心乎惜乎姚崇不足以語此

黎園子弟

按周禮均工樂員不得廁於仕伍雖才如子野妙等師
襄皆身可經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唐太宗
使祖孝孫教宮樂物論皆譏之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
誠是也然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號黎園子弟
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何以示訓於後世乎孔子告
顏曰放鄭聲子夏對文侯曰鄭聲好濫淫志宋音燕女
溺志然則妖聲豔辭正人君之所宜深遠也柰何玄宗
自恃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伎之巧于時姚
崇為首相而不聞一言諫正僅有張廷珪袁楚客上疏
言之而終不能改也卒之優人作惡戲以謠言罷宋璟
逐祿山作亂而黎園子弟皆奏舞於蕃夷之前至動雷

海青之感泣而死嗚呼姚崇不得辭其責矣

上友愛

兄弟人之大倫自昔帝王之友愛者若舜之於象武王
之於康叔可謂盡其道矣後世若漢文之於弟而不免
有斗粟不之誑唐太宗之於兄而不免有喋血之慘以二
君英明尚薄於友愛之情如此善友愛者吾何幸於玄
宗見之乎設五王之帳而寢與之共創花萼之樓而宴
與之同若可謂友愛之篤也然自愚觀之玄宗之友愛
兄弟特感宋王讓已之恩而有報答之私耳豈直能友
愛哉如其果能友愛如舜之於兄弟則於君臣父子夫
婦之間亦必推廣仁術書所謂和其身睦其家而協其
邑矣夫何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乖王后無

寵一朝以廢之而夫婦之情薄羅張九齡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闕夫三綱者九人之大倫也玄宗有慙德至此而獨於兄弟能友愛焉是豈近於人情耶

珠玉錦繡焚殿前

人君之德莫大於節儉兇之投珠抵璧禹之卑宮惡服真能節儉者也其次若漢文之以敦朴示天下亦庶幾焉降是以下皆沽節儉之名而非有節儉之實者也夫珠玉錦繡迷心之鴆毒玄宗欲以節儉示天下則勅有司勿採珠玉勿織錦繡亦足矣何必付之烈焰之中乎且焚之則亦已矣何必於殿前焚之果何心哉蓋帝即位之初如水未波如空未雲而良心美意藹然可掬也比其承平日久浸益驕奢天寶以後織繡之工供貴妃

院者七百人三夫人從幸華清鮮華奪目繁若雲錦何前日焚之而後日尚之也豈非好名之心使之乎嗚呼開元以節儉則治天寶以奢侈則亂然則人君亦何為肆一日之樂而貽終身之憂哉易曰白賁无咎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君天下者尚其以玄宗為鑒而為永遠之圖則進而又進而可以為禹為堯胥此焉出矣

伴食宰相

自史言之懷慎剖決之才不及元之于時有伴食宰相之嘲若可謂士夫之耻也然愚以休休大臣懷慎其近之矣何則宰相之職非以身事君之為忠而以人事君之為美也故鮑叔下管仲子皮事子產曹叅推蕭何故皆有功於國家也懷慎自知才不及崇而屈身尊禮蓋

聞數子之風而興起者歟考史懷慎屬疾宋璟盧從愿
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勤將有愴
人乘間而進矣夫臨終之際而尤眷眷國家天寶之亂
果如其料張星所謂直道終始名稱其情矣且身居宰
相而妻子猶飢寒所得盡散親舊故奉身之具止於一
囊此清高之操真足以激頑厲貪至其子與刺陝内存
匪躬以為國寶皆人所難也元之才有餘而多雜於詭
詐之術縱子受賄失大臣體度吾謂國家寧可無姚崇
之才智不可無懷慎之德器也孰謂伴食哉

試縣令理人策

縣令最為親民必得端良方正之士然後可以稱循吏
而無愧玄宗以選叙多濫試縣令理人策或授之官職

或放之田里若可謂得勸懲之道矣然自愚觀之成周
之用人鄉舉之里選之樂正造之司馬論之論定而後
官之官定而後爵之故舉不失人而郡縣無非羔羊之
吏也唐之用人則不然鄉舉里選之法壞而郡縣學國
子學特粉飾太平之具而畧無菁莪撲棧之美則其所
群聚者混玉石於不分矢况以身言書判為銓選之法
則卓越竒偉之士必有遺珠之嘆豈能網羅豪傑而野
無遺賢哉先儒謂唐萬目舉愚謂學校選舉之法最壞
於唐於此亦其一端云

韋濟辭理第一

玄宗試縣令理人策獨韋濟辭理可觀擢居第一或謂
韋濟宰相子稔聞規模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宜也以

今考之雖其全策不可考然要之經世安民之術如董之三策孔明之二表殆缺如也奚以知其然耶夫辭理可觀之士必洞見道學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張果方外之士左道惑衆此王法所當誅也且其自言堯時為侍中堯之時何嘗有侍中之官哉其誣罔甚矣為刺史者正當誅此老賊以講明道術使人君洞然興起於善而不為左道所誣則亦吾道中人矣夫何韋濟信其妖妄之說而薦之於上賜號先生自是圖老子像祀九宮神聞空中語而游心神仙之術釀成天寶之亂由韋濟啓其階也吁以若人而擢第一唐室可謂無人矣哉

陸象先政尚清簡

陸元方居銓曹以清慎著子具初以睿宗賜名象先蓋望其紹先構也今考象先刺益州尚清簡官益州尚仁恕此其器識沉邃亦何愧於與平制科高第哉愚所惜者簡而不敬非簡也恕而不忠非恕也昔臯陶論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擾而毅簡而廉易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是故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而後可為萬夫之望也唐至睿宗之世太平公主以婦人干朝政權勢浸淫威福自出崔湜為其耳目尤為險邪之尤者也象先果有象賢之志正宜借尚方劍擊之不可與之同朝夫何受崔湜之薦並為宰相當立寧王之議雖曰力爭不從然亦涉畔逆之黨卒其以保護功免誅死亦天幸矣哉象先之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夫天下之

事固不可擾也有如袁楚客責魏元忠十事乃當時急務可坐視不爲之所乎且附三思者湜也殺五王者湜也若名勝毋墨子回車水名盜泉志士慚飲顧此濁亂之朝有何面目與之同官哉然則象先柔而不能立簡而不能廉寬而不能粟擾而不能毅乃巽床下而喪資斧者也亦何取其清簡仁恕哉

王毛仲牧馬

記曰國君之富數馬而對是馬政亦不可缺也世之論者莫不曰王毛仲善牧馬雲錦成群若與秦非子相類也自愚觀之則未馬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言衛文公秉心之誠實而淵深故騶牝之衆也又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言僖公立心之遠故驪黃之善也王毛仲何人

斯而能蓄牧之盛哉考史毛仲本高麗人也以知東宮馬坊與誅蕭至忠等擢將軍知監牧使其嫁女上命百官就其席產子上命力士賜之官至與姜皎連榻葛福順爲婚權勢極矣乃志得而驕求兵部不得而怏怏是真蠻夷之種小人之態矣有何塞淵無疆之美而能致蓄牧之盛哉或曰毛仲初見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田官草萊不敢欺此萬歲以後一人而已嗚呼果如其言是亦小人之有才者耳非能教其本時其事順其姓就其才應其求食其良者也然祿山之變馬至於不受甲則蓄牧之盛亦何爲哉范祖禹論之曰唐之國馬惟一能臣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愚曰毛仲固唐之能臣而實先王之民賊也他日以力士之譖賜死豈

非負且衆致寇至者哉

宋璟何如人

古者合氣節才智為一後世分氣節才智為二其末也
倒禮義之戈決廉耻之防生則與狐鼠同群死則與草
木俱朽者世相踵也此吾未見剛之嘆發於夫子歟嗚
呼剛固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其似者斯可矣若宋璟
為人得非剛之似者乎是故責張說之反復扶正人也
拒武三思之干請抑邪黨也論張易之之專擅伸國法
也保韋月將之直奏重諫臣也裁王同皎之厚葬率節
儉也抑郝靈荃之賞賜禁開邊也革鄭愷之弊政清銓
選也以日食當脩德以廟壞當終喪所以正君心也以
古事問高仲舒以今事問齊澣所以集衆思也以楊息

勗之闡人則遠之以王毛仲之小人則絕之所以布公
道也以河南尹肴谷不治之誅則釋之以群臣對仗奏
事之制則復之所以正國是也至於太平公主易儲之
議則拒之姜皎入宮之漸則則放之蕭至忠附勢之罪
則斥之范知璿獻文之諛則判之裴光庭資格之陋則
爭之張瑄報仇之孝則矜之廣人立碑之風則革之是
其英風直氣之所形臨之刀鋸斧鉞而不惧忠肝義膽
之所激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歉夫子之所謂剛其殆庶
幾乎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三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四

屏石戴璟著

太廟壞適與行會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者商也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者周也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者魯也故聖人敘易象以享帝立廟著渙卦作春秋以世室壞譏文公聖人之重宗廟如此玄宗之時太廟四室壞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耶必平日不豫爲脩葺而忽爾傾頽九廟神靈生有深宮之樂死有剝廬之驚此莫大之罪也爲姚崇者正當勸君終三年之制如宋璟之對君子猶曰慢祖之罪不可贖也奈何以八廟爲符堅舊物而壞與行會爲言卒之行幸東都而去恐懼脩省之

實其逢迎甚矣夫隋文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宗廟此褚無量所謂諂諛之言吾不意姚崇開元賢相而爲迎合附會之語其幾小人之態也哉因是以見唐太宗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室非禮大矣太宗營繕最多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房杜姚宋孰優

世之論唐相者莫不曰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嗚呼此特以其迹而言耳論人不觀其心術何以計優劣哉故孔子論觀人之法必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後人之賢否莫度也夫以房杜言之則杜任事淺而謀畫遠不及房以姚宋論之則璟之剛正豈惟姚崇所不及而房杜亦望下風也何以言之玄齡用封德彝斥陳師合太宗

慙德甚多畧不能匡正一二反助其惡此豈以道事君之義乎姚崇以武后傳位泣而別之即蔡邕之泣董卓也且以日食鼎銘而賀君德以太廟行壞而文君過與公孫弘張禹之曲學阿世何異乎且縱子弟左右受賂甚失大臣之體積政一決德色遂形此皆才有餘而德不足者也若宋璟爲人劾張昌宗斥武三思救燕欽融遠王毛仲拒楊思勳抑郝靈荃浩然忠誠照人顏色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史謂守法持正信其然也此誠唐臣之冠夫豈三子可同日語哉

擇十使

姚崇謂刺史縣令不可徧擇此特能折議者之口耳要之非至論也夫擇一相者天子之事也擇十使者宰相

之事也擇刺史縣令者十使之事也故王制曰天子使大夫監方伯之國二人然必擇舉主于未用之先責舉主于已用之後視其所舉之當否以行賞罰黜陟之典則爲宰相者必盡心以擇十使爲十使者必盡心以擇刺史縣令必不敢植私息而廢公道也夫何患於不得人乎吾嘗考西漢之制矣嚴延年舉獄吏有賊而貶秩張湯舉茂才不實而削戶何武舉方正失禮而左遷此漢之所以彬彬多循吏也姚崇若患刺史縣令不得其人盍亦先擇十使而置厥連坐之法重褒嘉之典乎厥後敕以縣令爲舉用者必實罰又頒令長新戒庶乎知所重矣而終不得其人者宰相非其人而十使得以濫充厥職也歟

捕蝗

祖已告于王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謂以妖孽爲符信而欲人主之脩德也周公告多士曰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厥廢元命謂天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不知而自取滅亡也玄宗即位未幾而山東大蝗豈天欲以妖孽爲符信以災異示意嚮姚崇于此正當勸脩德用賢明政慎刑以恪謹天戒可也云何督郡縣捕蝗而於脩德禳災之語絕口不道豈非蘇子由以姚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耶嗚呼以姚崇日食表賀太廟行壤之事觀之則其輕視天戒亦可見矣吾固謂開元之治雖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由于

崇也孰謂其善應變以成務哉

宇文融括田

宇文融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國卒得田戶幾百萬似若得禁奸革弊之道矣然籍外收稅楊瑒議之辨給多詐張九齡評之受賊狼藉裴光庭奏之何也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无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有甚于疾宇文融爲國深計上之當如孟子之勸行王道次之當如晁錯之勸重農事而乃檢括客主戶口騷擾地方雖曰歲終籍錢得緡數十萬然名似而實非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夫豈謀國之忠計乎且人孰不欲安居樂業而其爲逋逃之人盖出于不得已者然夢想家山精神

孤往心懷故國魂魄飛揚總使括而得之彼安能爲奸義之良心哉是知宇文之括農即王成之偽增蘇子由所謂小人僥倖于利以圖羅取之計可謂見肺肝矣

光庭聖書

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資世然是非雜揉不足以服其心彼此牽掣不足以宣其用可否晦昧不足以繫其留爲人君者亦在量其材之大小而爲任之重輕耳何必泥流品拘資格哉是故歷山方耕初而使之宅百揆傳岩方築而使之總百官置免之人爲公侯之仇也非熊之叟爲伯王之師也是故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三代有道之長不以此乎夫何後世不以才德任人而以資格用人崔亮作備于魏光庭繼踵于唐今考光庭之法以年多爲陞

選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然則庸愚之人便矣于豪傑之士何如哉吾謂光庭此舉重小人而輕君子而或以是為聖書亦誤矣不然何宋璟辨其非孫琬謚其克天下自有大公論奚以偏見亂宏規哉

光庭何如人

裴連城用循資格大抵皆閭閻之所裁定故當時有麟之口光庭手之號是固非獎勸之誼矣博士有克平之謚雖曰蕭高之意亦天下公論也而帝乃賜忠憲何哉考史連城恪默靜少交游張說請封禪則曰封禪所以告成功宜遣大臣召諸蕃突厥赴行在說用其策而突厥果來朝帝喜功好大之心已萌于此時此所以有忠憲之謚也非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乎所可取者知星者

上星變大臣請禳之獨光庭曰使禍祝而來也庶幾乎知命者之言矣嗚可禳而不知惡之不可蹈故肆無忌禪也孰謂患得患失之徒非斯人其

蘇頌張說張九齡韓休何如人

可禳而去則福可呼光庭知禍之不可禪而立資格請封誰與歸哉

唐中葉文章稱燕許而張韓亦為時詔令張道濟善碑誌故馬載以頌為頌為思若湧泉可謂不愧賢良方正有子矣說亦以賢良方正舉既謫岳燕許豈偶然哉史稱張子壽之文如用而窘邊幅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若二子之文不及燕許也然自四子

推重焉蘇廷碩善

一日千里李嶠以選而蘇瓌可謂州詩光暈悽惋時稱性縑素練實濟時典則薄滋味似事觀之頌能助

宋璟之長九齡能攻李林甫之短王方慶謂其致遠之器韓休能致元宗之瘡宋璟謂其仁人之勇皆可謂真宰相也張說之文學固有可稱如四時成歲八柱擎天之文何等雄偉但唱封禪啓人主好大喜功之心立曠騎壞祖宗府兵之制于是子均均仕逆賊壞家聲而元宗爲書說父碑曰嗚呼積善之基殆虛矣此說之不及數子也然合而論之九齡居喪則遂起復而不辭張說居喪則雖起復而終制九齡以道侔伊呂進者也君子寧無責備乎哉

武成廟十哲

所貴於勇敢者以其敢行禮義也天下有事則用之于九正八伐之震揚無事則施之于三綱五常之經緯一

張一弛惟時措之宜耳豈可分文武爲二塗哉孔子萬世文教之宗也雖軍旅之事示之學然能兵菜夷卻費人則有文武之全才可見故自漢以來率立孔子廟以釋奠于先聖先師殆不爲過太公雖曰牧野之戰時維鷹揚也然述作止六韜勲業著一代何可以武成擬文宣哉且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其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入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何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蓋以此也夫何開元之末始置尚父廟而以留侯配此猶可也柰何以白起十人爲十哲而建中復圖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焉夫太公之賢雖不及文宣然豈白起輩可同條共貫哉以十人配之惟張文成諸葛孔明近

于王道若孫武樂毅李靖穰苴亦不過權謀術數之學
吳起白起之殘忍韓信李勣之叛逆又皆名教之罪人
也豈可俎豆于太公之門乎以是而備十哲是牛驥同
皁而薰蕕共器也嗚呼玄宗此舉欲以尊太公而不知
盜以卑太公也于是十哲之名見于闢播之奏改昭告
爲敬祭見于李紆之議立廟礩漢命有司以時享見于
陸淳之請然則有天下者何必舍俎豆而事干戈哉

用韓休爲社稷

論相之道有二曰學術之粹駁心術之邪正而已夫宰
相之任人主所係以爲腹心天下所恃以爲命脉社稷
之安危恒必由之故學術粹而心術正則義氣凜凜人
主不敢肆其欲矣豈非社稷之福耶唐玄宗用韓休曰

吾瘠天下肥乃爲社稷計今考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
雅有典則則其學術之粹可知矣爲蕭嵩所薦而以正
折嵩廷論程伯獻數諫獵苑張樂則其心術之正文可
知矣玄宗于此苟用之必專任之必篤則因事箴親必
有進脩之益夫豈儉邪所能惑而禍亂所由起哉夫何
外有尊賢之名內有忌賢之實一阻抑之餘其氣象萎
靡風采蕭颯而小人若林甫輩陰拱默伺遂由徑而來
媚竈而入矣于是沟凶瀾煽虐焰而社稷安得不危乎
吾嘗謂韓休用舍之時正三陰翩翩之機也昔孟子謂
齊宣不用賢以爲輕國愚亦謂玄宗不用賢以爲棄社
稷

劉知幾且競史才何如

劉子玄著史通四十六篇吳兢著國史六十餘篇一則
譏評古今而徐堅有史氏宜置座右之說蘇味道以爲
陸機之流焉一則知事簡核張說証魏元忠事屢請不
易而時人比之董狐焉二子皆有良史之才也然皆仕
賊后之朝已昧卷而懷之之義矣至其領史事也子玄
則以韋巨源蕭志忠監脩意向不一然後求去競則以
武三思張易之監領朋佞不實然後私撰唐書則失于
早斷矣夫史有三長才學識罕兼之有學無才猶愚賈
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梗楠斧斤弗能成
室子女之論誠是也然吾謂二子史才有矣而學識或
未之粹乎何以言之夫競嘗上書救相王之讒於節閔
構難之時又上疏陳納諫之道於玄宗即位之日非不

知陳善閉邪之敬也然東封太山此歷代之繆舉乃曰
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然則狡獸固不可逐也封禪其
可舉乎是亦不明理矣故史謂競叙事晚稍疏悟時人
病其太簡此也子玄讀尚書則不進讀左氏則遂通是
學問已粗而不知吾道之根本矣夫六經有史之斷案
也作史而不知經則是非褒貶之際豈能無戾于道哉
且揚雄畔道之徒不足法也子玄自比揚雄者四事老
子書吾道之靈也乃議老子書無河上公註存王弼註
此其去取乖繆是宜宋璟不然其說也故世之論者有
曰揚雄作法言而言未必可法子玄作史通而史未必
皆通其亦有見于此矣大抵詩書中自有樂也二子博
極群書以史才自負而何乃一貶則爲四卒之手官一爲

恒王傳卒于官是皆為功名累也亦與漢之賢者果如是乎哉

以六條檢察非法

漢以六條課郡國始之以惡宅踰制終之以通行賂貨而其本實由孝文倡之以寬厚孝宣繼之以綜覈故監司盡乃心而郡縣脩乃職此漢之治立相武之間也唐太宗遣大理卿以六條察郡國則因漢法而推廣之者也今考史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流散三察農桑不勤四察妖猾盜賊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六察兼并縱暴寃枉弗伸此法也雖非周官小宰之六計弊群吏宰夫之八職聽國計然使天子脩政明刑以爲四方之極則李嶠所謂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夫

何玄宗一念之清明不久而萬指之驕侈遽乘韓休張九齡賢相也而故罷之李林甫牛仙客小人也而過用之此其黜陟倒置大失勸懲之曲矣今乃令采訪使檢察非法吾意必從所好不從所令也亦安能威聳鷹鷂而著埋輪攬轡之風乎孔子曰吾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信矣

按釋義引顏師古之說殊欠考擬唐玄宗乃唐之子孫豈宜舍祖宗六條而遠用漢人之六條哉故今附正之于右

音樂較勝負

古者採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玄宗命刺史縣令以音樂較勝負自謂得考課之道也愚謂後世之

音樂異而其理至妙至微也苟不得一后夔之士孰能測律呂本源而爲之辨勝負哉是故有樂心者其音樂嗶以緩有喜心者其音樂終以散有怒心者其音樂粗以厲有敬心者其音樂直以厲有愛心者其音樂和以柔此以音樂而知其心之邪正也志微噍殺之音樂作而民思憂嗶諧慢易之音樂作而民康樂猛起廣音之音樂作而民剛毅寬裕順成之音樂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樂作而民淫亂此以音樂而知政之得失也然則以音樂較勝負亦何不可之有若夫後世之樂雜以娼優子女正所謂妖淫愁怨道欲增悲者有何道德所關而可以觀人乎且吾聞之所謂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下揚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要之考其德觀其行則自足以知人矣而以音樂較勝負不亦妄乎玄宗此舉示特玩聲伎以爲娛樂耳樂記曰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玄宗烏足以語此

張九齡知祿山有反相

相人之術古無有也始于姑布子卿唐舉許負皆衍其傳君子所不道也祿山討奚契丹輕進致敗以軍法論之直當誅之以徇衆而何討其他哉按春秋子玉將兵而敗楚殺之此莊王所以成伯業也張曲江穰苴孫武之批其論甚正柰之何以反相而欲誅之乎此暗昧不明之事非所以持國論也故玄宗得引王夷甫事以拒之使曲江公直以失律喪師于法應誅之語執意不回

則玄宗亦將聳然遠德而何召後來漁陽之變哉嗚呼
虎兕出柙誰之咎也孰謂張子壽以智者而有千慮之
一失如是乎

張說尚文

古之所謂文學者豈徒以詞章之富詩賦之工哉有道
德超萬物之表有義氣塞天地之間故發之議論足以
銷阻金石形之文章足以羽翼元化若臯陶之謨伊尹
之訓周官之書此文之至者也張說反復小人斯文之
正脉斬矣安有所謂經世之文乎是故以府兵爲彊騎
以巡守爲封禪以生日爲千秋節迹其議論風采滑稽
詭秘雖曰制詔禮儀多出其手與蘇頲齊名號大手筆
然爲人如此則其文亦何足觀哉吾嘗讀其所註青囊
經多淫辭異說幾于佛老之談二子曰均曰洎皆從逆
賊其義方之訓又安在耶且吾未聞尚文者而不能教
子弟也

幾致刑措

帝王之政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然雨露之沾濡固仁也
而霜雪之摧壓何莫非仁哉是故殺不辜寧失不經此
一民所以不犯有司也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武王
之民所以囹圄空虛四十餘年也仁人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故教化行而風俗美矣得不致刑措之效乎若
夫玄宗則不然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其殘忍慘薄無復
人理况其奪子婦以爲樂寵胡人以爲戲所以移風易
俗者失其本矣而大理奏死刑五十餘人嗚呼莫親于

三子尚以非罪而致戮况疎而群臣賤而百姓其不輕之如草菅哉竊嘗考之唐史殺布衣張瑄以訟寃也殺御史周子諒以直諫也殺給事中唐紹以講武也至于長孫昕以皇后妹夫而殺之不以其罪張審素以雋州都督而殺之不得其情民不見德而惟刑是聞蓋史籍有不勝載者而大理乃以刑措奏聞林甫以刑措受賞將誰欺耶愚謂此必李林甫欲揚已取名庸祿固寵故諷大理縱釋死囚以陰邀封賞歟不然則若伯魚之甯獄魏舒之受賂折言破律而得脫死地也天下豈有淫侈刻薄如玄宗而能致刑措哉

九齡以文學爲上所重

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孔子曰君子不可奪喪亦不可奪親也王制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然則若喪起復之制甚非禮也故春秋文公四年書鄭伯伐許謂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故稱爵以著其惡也張子壽誠開元賢相史謂以文學爲上所重信矣然愚特惜居親之喪而起復爲平章事于時邊塵不起正治平無事之日非若袁粲以國難杜暹以金革也而釋服從吉偃然服軒冕之榮此豈有文學之臣所爲乎吾謂子壽欲殺安祿山而上不聽欲罷牛仙客而上又不聽欲去李林甫而又不聽此蓋因其起復之失謂其趨勢利而忘道義故輕之歟吁士君子欲展大經論于天下立身行己豈可一日不在道義中哉

天下大柄不可假人

周官以八柄馭群臣文武能操其柄故天下大定諸侯來朝自夷王下堂見諸侯而大柄始有所移矣其見于春秋者若季孫父穀之會季孫宿邢丘之盟與夫盟渙梁次陽州城費圍郕聖人書之皆非人君不能執威柄而政權下移欲其制之于未亂也唐玄宗欲以政事委李林甫高力士諫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豈刑餘之人而天資暗合于吾儒之論哉殊不知此力士自便之計耳夫玄宗之寵任力士甚于將相大臣其黜陟予奪之柄雖玄宗主之而實力士弄之也何以言之方林甫祿山之未用事也力士多方推譽而引之爲相爲將使力士如寺人之疾惡則去之恐不速也矣而敢以公器爲市

息植黨之地耶迹其罷韓休張九齡用安祿山李林甫皆力士操其柄而謂大柄不可假人不亦誣乎使力士如呂強則將自歸掃除之後而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矣玄宗雖庸愚亦將聳然聽信今不肯委其柄于廟堂而陽執天下之公論以阻撓人主之謀其誰信之以故林甫爲相至十九年之久而祿山寵息大過以至反叛皆力士汲引之罪也嗚呼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力士何弗思之甚哉

不識真卿作何狀

大抵觀人家國者平居有敢言直諫之臣則臨難有伏節死義之士開元之初號稱治平良由姚崇宋璟相繼爲相耳旣而即位漸久怠心寔生以李林甫爲周召是

崇是信至于十九年之專且久焉至如敢言直諫之士如張九齡罷斥之矣如周子諒杖殺之矣于時介然樹立以名節自砥礪如顏清臣者正林甫所忌而投之閑散乃玄宗平日不識面目之人也逮祿山之變二十四郡皆望風歸賊向之居清要受寵任者或奔散于山谷或降附于賊庭畧無一人窺左右而先應者清臣獨料丁壯實倉廩仗義勤王以烏合嬰賊鋒爲二十四郡之倡此玄宗所以發不識清臣作何狀之嘆也逮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揜見殞賊手毅然之氣阻而不屈夫出使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坐視忠義俎醢其視玄宗發嘆不識何狀之語又大不侔吾是以知德宗尤闇于玄宗故皆不免播遷而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何正人多不幸至此耶

貴妃入宮

昔衛宣公以伋妻之美要于河上國人作詩以刺之曰燕婉之求蘧條不鮮卒之爲狄所滅殆有由矣若夫玄宗之于貴妃非但要之于河上而實奪之于宮中其惡猶有甚焉按史開元十三年玄宗用冊聘爲壽王妃垂將十年姑舅之分已定夫可傷父子之情亂男女之別蛾眉巧笑迷其心妖態豔舞眩其目甚至弟兄姊妹咸啓厚封賜之以名園甲第寵之以膏腴水石給之以鮮華錦繡天寶之政不在天子而在于楊氏厥後戎羯負恩奄爲締突熊象興于轂下胡越爭于舟中靈駕播遷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爲茂草誰其爲之楊

氏一婦人也此與衛爲狄所滅先後一轍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其效驗一至于此可不懼哉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曰未有盡心于女色而能盡心于賢王氏亦曰但誅宰嚭則宮中有西施不足憂是亦觀之說也夫知好色而不知以禮未有不亡國敗家者後之人主取監于衛宣取監于玄宗則靈長之計也

玄宗幸蜀

按春秋書寔來蓋貶其不能自強而自取來也書止燕伯款出奔齊貶其不能敬臣而自取奔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貶其不能齊家而自取出也書公孫于齊貶其不能正身而自取孫也蓋人君爲萬民之主攬威福之柄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宜使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何至棄社稷之重而客寓他所如失水之龍自同蚯蚓乎是必肆于民上以致天怒人怨盜賊四起故歟吾觀玄宗開元之初修政用賢亦一時良主也然不能守永貞之操而獨任李林甫偏信祿山遂使逆賊一呼河北諸郡若崩厥角以錦衣玉食之尊而崎嶇道路間關隴蜀甚至日旰弗得食其困辱之狀狼狽至此皆明皇自取之也蓋亦謹之于初哉

曠騎

府兵之制始于西魏因于周隋而大備于唐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自備兵食而國無養兵之費事已輒散而將無握兵之重舉天

下不及關中而兵無外重之憂此其制誠近古而便于國者也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凌夷至開元其制幾廢而張說畫彊騎之策豈守法之不善哉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士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士安得而不逃哉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于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紀錄又州縣調發多不以實州縣之兵又安得而不逃哉夫宿衛之士逃則內輕州縣之兵逃則外輕此張說募彊騎以爲長從勢不得不然也自是兵農既分不可復合而李林甫停魚書安祿山變漁陽矣豈不深可嘆哉爲張說計當如之何曰府

兵之法本善持守之者非其制也使因時救弊以復貞觀之舊規革番代失時之弊嚴貴戚役使之刑節邊鎮久戍之勞重調發不均之禁逃亡者招徠之撫輯之務使安居樂業以復覩漢官威儀則何患府兵之難復哉吾見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餉養之費無姑息之恩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奸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夫何說見不到此而立苟簡之制以取使日前故獨孤及陸敬輿皆言其弊而杜子美頭白戍邊之詩懇懇焉蓋所以追恨張說者深矣其後李泌議復府兵而卒不可復杜牧作原十六衛以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興起者豈非其機

一失末流不可復救歟然則張說誤國之罪不在李林甫之下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四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五

屏石戴璟著

靈武即位

按春秋每君必書公即位告廟臨群臣也蓋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然宣公書即位蓋誅其意以著自立之罪也莊公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考書載舜禹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夫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肅宗以太子討賊當是時天子西走間闕於隴蜀之間四郊多壘正臣子不共戴天之憤也於此卧薪嘗膽奮戈而前直縛逆賊致之鼓下于以掃除氛妖肅清朝野

迎乘輿反正而復居東宮豈不為孝之大者乎夫何乘君父之危遂自稱帝未嘗告廟臨群臣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玄宗未有傳位之命則玄宗天子也肅宗人臣也今玄宗方奔蜀而太子遂即位是二天子矣不謂之叛而何耶或曰肅宗未嘗有即位之心觀其卻父老之請拒群臣之箋殆可見也特裴冕諸人急於榮貴以致此咎耳愚謂使肅宗有舜禹之差則必卓然有守而豈為異說之所移哉夫其有以移之必其有以來之也醯酸而蚋集理勢固然嗚呼人臣而不明春秋之義者必蒙篡逆之罪其謂此矣

置觀軍容使

按左傳官人夙沙衛殺衛師郭勗曰子疑國師國之辱

也夫以宦人殺兵節最尚以為辱國然則人君之於闕宦但使之供掃除之役可矣而乃使之握兵不亦士夫之耻耶方祿山之亂李光弼郭子儀克常山破漁陽降思明誠中興之賢臣也肅宗若以二子皆元勳難相統屬則使之分將軍兵同獎王室而何必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乎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則凡用兵之事一進一退一戰一攻皆受制於宦官之手矣安能展驥足乎故其短子儀而奪其兵柄督光弼而敗於河陽自有干城之將反擯不用而借兵回紇以討內難卒之河北之患未除而奉天之圍益熾宦官握兵之禍固至於此嗚呼有天下者慎勿寵用宦官以債國事也哉

李光弼陰面思明

史思明乃祿山之黨論罪當誅既以所部十三州來降則亦能慕義矣以士論之如光武待劉盆子以不死而使為大唐一布衣以終其天年可也夫何李光弼既受思明之降而乃陰謀畜之是不以信義待之也彼自謂負不赦之罪安得而不叛乎故其後復以兵反而賊勢猖熾神州沉陸生民塗炭皆光弼激成之也嗚呼後世待來降之人尚當知所以善處之術而勿疾之已甚也哉

上皇思九齡先見

自古忠臣謀國一言一著龜一語一明鑑未有久而不驗者也九齡欲殺安祿山其為國家慮深且遠矣而玄宗視之蔑如也逮禍敗已形乘輿有播遷之辱然後回

思向日之諫無一不驗噫思之是也然不能思之於進諫之時而乃思於垂敗之日亦晚矣且思其一而不思其二亦未為深知九齡者也夫祿山之反皆林甫之謀而九齡之諫用林甫爭之尤切玄宗獨不思此耶嗚呼樊置敗而後思楊震皇甫敗而後思陳寧遠左敗而後思魏徵祿山反而後思九齡亦晚矣

李泌辭官

天下有道士君子拔茅連茹以鳴國家之盛若夫寄身山谷擬迹巢由則是長沮接輿之偏見也鄴侯誠有謀畧之臣肅宗與之結布衣交言聽計從誠千載奇會也蓋不久留臺閣以展布經綸而乃汲汲於辭官何耶易曰明夷夷于左股獲明夷之吉出門庭于時張后擅

權於內李輔國專兵於外此立股之疾未易救藥者也况李泌密在帝側而計從言聽正二人所妬疾而欲伏戎并陵以攻之者也安得而不為全身遠害之舉哉愚所惜者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而不能力辭僚佐於代宗遠托之時夫泌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時事可知而乃甘為江西觀察判官何前之剛決而後之委靡也必於是始有可議者矣

輔國劫遷上皇

玄宗為天子又號稱太上皇肅宗為人子宜盡定省禮以就養左右上之為武王之視膳次之為漢文之嘗藥此帝王之孝也夫何玄宗以古稀之年而受李輔國劫

遷之辱自是驚疑生疾遷隕天年輔國刑餘之人不足以人禮責也吾竊怪肅宗乘君父出奔之日遂偃然即位是其心欲君父之早知也久矣輔國以是窺見其薄而知天子有忘親之心也故矯制劫遷而畧無忌憚職比之由也哉若使有大孝之君方輔國進言欲遷上皇西內之際則必赫然發憤聲其離間骨肉叛逆不赦之罪肆之市朝而復黃衣廩食守門傳命之制則必無後來紛紛之變矣夫何號泣不應是其心欲輔國之遷也此不謂之叛父而何或曰肅宗非無誅輔國之心但畏其握兵而畏懦不發耳殊不知天下者太宗之天下今天下一統典刑如昔有何不可誅滅之理趙穿弑公於桃園而春秋歸罪於趙盾夫盾豈躬行弑逆哉而其心

欲穿之弒也故謂之弒而無過愚謂輔國之劫遷上皇乃肅宗劫遷之耳不然既劫遷之後寵之王爵封之尚父是賞之也而徒曰吾無是焉將誰欺乎此吾竊取春秋之義而歸罪於肅宗也

光弼與懷恩攻洛陽

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凡勝兵先計而後戰兵形象水也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少則逃之其要在於法令明賞罰信金之則止鼓之則進而已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占其將而察其才又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此用兵之大畧也方魚朝恩請進取東京光弼為

大將若以思明鋒銳難當則不受君命且深溝高壘堅壁清野慎勿與戰而上疏力陳利害如趙充國之諫伐先零以需後期如王忠嗣之諫攻石保以畜萬全則雖或貶或竄而不失為賢將矣夫何光弼明知不可而乃出師以伐賊且光弼命依險而陳僕固懷恩不從而陳於平原是軍令不行於麾下矣又何怪其全軍潰散而懷州沒於賊哉

田紇助國討朝義

春秋謹華夷之辨哀公五年書公會吳人于戚以為夷狄不可會也僖公二十六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以為夷狄不可邀也成公元年書王帥敗績於茅戎以為夷狄不可倚也聖人之外夷狄往來如此有國家者正當

嚴內外之防謹關遷之限可也天何有唐君臣不明春秋之義而引回紇入中國以伐之郭義夫思明既死餘孽僅存代宗若能倚郭子儀李光弼而盡以兵柄委之則能禦當道隱然有不犯之形干逆賊猶摧敗葉耳何必外求援兵哉且是時虜酋恃復兩京之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王使屠掠居人是平一賊而生一賊也他日奉天之圍國祚危若累卵其誰為之招徠哉噫後之欲借兵夷狄者可以代宗之事鑒之矣知此然得知聖人作春秋汲汲於華夷之辨豈惟尊體統抑以杜禍源歟

光弼代子儀

甚矣帝王任將之專也禹之征山由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湯之放桀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武王之伐紂曰既

獲仁人以遏亂畧蓋去暴除殘必藉賢將與之同心戮力而後功可成也肅宗之時祿山倡亂史思明以逆黨稱兵犯順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皆折衝禦侮之將也使肅宗以兵政委之專任之篤而不置觀軍容使以制之則此二人者必合謀并力而何逆賊之不足滅乎夫何聽魚朝恩之譖召子儀還京師而以光弼代焉夫光弼之才固不在子儀下也然于時賊勢方烈以光弼一人禦之其能阻奔突之患乎且吾考之河陽之戰光弼一出死力而敗其前鋒使當時復得子儀為援則如貫索之珠聯以為一如常山之蛇擊之始應而犁庭掃穴之功可坐致矣豈必借兵回紇而後僅成其功耶或者曰子儀有鄴城之敗其能禁朝恩之譖乎愚則曰用將必

用有德望者為之當時練事實達軍變未有過於子儀也方築壇推轂之初人已失七箸矣使其以九節度之兵盡委子儀掌握則掃除妖氛保乂王家必矣何至官軍潰而南乎夫其敗也咎在不置元帥而子儀以是蒙譖光弼以是代位焉亦可怪也哉

李泌何如人

異哉李長源之為人也方負之喻張說謂之奇童軟美之談張九齡謂之小友乘輿之陪肅宗謂之朕師何也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觀其進攻賊之謀上破相之喻詠黃臺之詩詳宦官之奏言言有功於國故肅宗為能披榛莽立朝廷代宗收兩京平逆賊柳玭謂其功大於管仲連范蠡得之矣然出入禁中事四

君數為權倖所疾而能以智自免其亦免幾而作者歟或曰如子之言泌其社稷臣也噫不然泌固能以讜言悟人主然好縱橫之言事神仙之術則非聖賢所為也夫長源善治易而游嵩華終南間欲神仙不死焉豈知易所謂鬼神之情死生之說哉史謂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意或有之夫神仙之術祖于老聃天寶中泌詣闕獻明堂九鼎議召講老子有法則其學之駁也久矣其子繁為之曲說曰泌居鬼谷而史謂好鬼道嗚呼使長源能以帝王道統潤之身心施之朝廷則洪名令望當與伊周比隆矣何必之學不能純也

房瑄何如人

唐名儒多言房次律德器有王佐才獨賀蘭進明謂性

疏濶大言乃王衍之比也自今觀之擬之王衍殆不為
過何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
人者然以瑄從容帷幄則可以瑄舍卒濟難則非其所
長也而肅宗不量其臣房瑄不自量其身安得不敗迺
公事乎方潼關未敗李郭屢破賊郡縣後王師如雲霓
破竹之勢兆矣房瑄乃泥古兵法而以軍事委兩書生
其敗也固宜或曰瑄深念主憂義形于色未可以王衍
目之也愚謂念主憂義者必先有直言敢諫之風而引君
志于仁以當其道考史天寶中次律為給事中玄宗幸華清宮以
瑄總經度驪山乃不能如張玄素諫營洛陽而疏岩別數為天子
遊觀是乃長君之惡而陷主於不義也夫豈有大臣風節哉

懷恩立三帥

善為國者當為根本之慮春秋宣公二年
衛人陳人侵鄭蓋謂始而不謀將至於
能定者矣僕固懷恩以賊平恐
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故
豕荐食之餘空使英雄懷滿襟
誅哉夫自祿山握三道兵而天下
人也是亦狼子野心不以息美
轍之不監乎懷恩反復小人吾
子儀之將而不能軫憂邊境力
何怪羸豕乎踟躕之勢哉子儀於是失謀國之道矣或
曰當時魚朝恩程元振用事臣下奏請皆遏抑不進子
儀亦莫可誰何也自君子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夫此立三帥是賊入堂奧而病在腹裏可默而無言耶可言不聽而猶立於朝耶方其未立以片言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百萬兵取之而不足人謂子儀文武全材吾謂子儀非折衝千里之臣也

光弼引兵歸徐州

按春秋僖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又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夫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而書次何哉罪其緩師畏敵失人臣之義也光弼為唐將敗祿山破思明擒袁晁卒之克復神京幾平海內光弼之功誠中興之所僅有也然愚特惜其不明春秋之義耳夫人臣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故曰人臣專士與君為市則

是篡逆之萌堅冰之戒也吐蕃連兵百萬入大震關取河西地所過殘破直指京師丁時天子幸陝此正聞雞起舞擊楫誓清之日夫何擁兵不救屢詔不至反引兵歸徐州又不肯釋兵坐視胡虜橫行與次于匡次于聶北者迹相近也向微郭子儀四鎮舉兵唐祚幾移矣然則光弼在先王之世寧免天討之誅乎或者以為是時程元振諛譖忠賢阻遏奏疏元弼之歸徐州蓋以此也殊不知人臣事君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為亂光弼雖憾中官然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乎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侯緩時之節何以自解乎此與韓信不與垓下之圍陶侃不救苻峻之亂前後一轍而跋扈之迹大過之也嗚呼他日將不復凜畏愧恨而死

將誰咎之

盜殺李輔國

按春秋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夫齊豹為衛司寇而妻為盜則有未然故先儒胡安國直以為孟縶之驂乘也宗魯也李輔國以薰腐之餘荷肅宗眷愛遂遷上皇弒罪人人共憤若數以王法而殘義豈不彰乎夫何使盜夜竊其果何義耶蓋代宗以張后不利人也故不顯誅之乎夫吾有弟輔國制之吾有母而輔國弒之不共戴天之憤也而猶以為恩乎故先儒直謂代宗為

盜賊之謀則是亦次血而已是也

誅魚朝恩

按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書閹弒吳子餘祭以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又昭公五年書宋華合比出奔衛罪宋公信閹宦逐賢臣而君臣之義睽也蓋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唐自玄宗用楊思勗高力士而歷代以宦官為心腹代宗之時魚朝恩以宦人而專國政罪所當誅矣代宗命元載為方畧擒而殺之不猶愈於吳子之被殺宋公之偏信乎然自愚觀之代宗可謂愚之甚也夫前乎李輔國之專權既殺之矣則宜遵祖宗黃衣廩食守門傳命之制而選任賢臣以經畧中原則逆賊不足平

矣夫何蹈履輒而弗監復用魚朝恩焉此其失之於前也後乎朝恩之專權又殺之矣則當重以為戒而乃醉生夢死復用元載而寵任之卒之復掌禁兵雖曰尋亦誅滅而卒為唐室工因襲之弊此其失之於後也且以朝恩之惡不明正其八罪與衆棄之而乃使元載為方畧以防大敵幸而獲咄咄此豈討賊之義哉噫

郇模獻三十字

孔子傳易卦曰吾孔子思不出其位又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布衣之士與人主面不相識正宜肥遯而不出謹密而不言耳吾聞伊訓一章在三聘之後說命三篇在置相之餘蓋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也代宗之時雖曰政事多闕然郇模

特晉州一男子耳而乃持竹筐哭市願獻三十字內侍省聞狀多譏切元載蓋亦忠憤所激矣且其所謂曰團曰監等字雖曰切於時事然要之豈有伊訓說命之言哉人君一心天下之本政豈足適人豈足間于時郭子儀之德李泌之才或投之閑地或匿之藩鎮不仁之人安足以言哉而乃上三十字此易所謂浚恒而思出其位也或曰此野人獻芹漆室憂魯也嗚呼布衣有憂國之心而大臣無濟國之策此愚竊有憾於當時大臣亦有愧於郇模也

崔祐甫除官八百

史謂崔祐甫欲收時望除官八百員其得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乎愚謂祐甫所用多親故以為非親非故不知

其才夫天下之廣豪傑之衆若必皆親知而用之則空
谷白駒之嘆遍天下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此用賢之道也且當時群臣寧有賢於顏真卿
李泌者乎祐甫乃舍之而薦楊炎為相炎儉邪之人而
引之為相則祐甫之用人可知矣且祐甫素惡常袞而
每事爭之不顧義理如君父之喪短為二十七日已為
薄矣崔祐甫又以為多與袞相辨則其用人之偏又可
知矣

楊綰儉約

史稱楊綰比楊震而吾以楊綰比子產按春秋平丘之
會子產幄幕九張可謂儉素矣故子大叔以四十之多
每舍只損焉楊公權儉約而大臣咸騶御省音樂可不謂
能繼子產之志者哉且綰在朝建白皆有規模如論
舉欲去詩賦察孝廉諸州悉去團練刺史不許擅殺
通達國體不負詞藻宏麗科舉子也所可恨者天固奪
綰之速而綰於大人格君心之學無聞焉元載建議拜
為國子祭酒外雖尊以虛名而內實處以散地也而綰
儼然居之受其籠絡而不之去豈犯而不校歟抑依違
其間以苟全祿位歟是未可知也

崔祐甫何如人

史謂崔貽孫為相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紀綱張設
赫然有貞觀風自今考之安祿山陷洛陽則負廟主以
逃其亂李正己進緡錢則賜將士以杜其詐王駕鶴專
宿衛則留笑語以待其位朱泚進猫乳則請脩職以阻

其質常來滯賢路則舉親故以廣其用貽孫相業如此
贈太傅謚文正也宜矣但謂以道德導人主則未然夫
所謂道者原於天具於心帝為帝王皆不外此貽
孫在朝凜然風節則有矣而正心正朝廷之論邈然無
聞又豈知所謂道德哉噫若貽孫而知道德則非唐名
臣乃三代人物矣

祐甫薦炎器業

人君代天而理物宰相代君而理物也故相得其人則
日月星辰全其明夷狄盜賊安其化昆蟲草木遂其生
苟以奸邪之人而處鈞軸之任則君德為之蠱迷朝綱
為之濁亂而天下必有被其害者矣庸可非其人而薦
之耶崔祐甫亦唐名臣而薦楊炎為相吾不知何如而

薦之也今考炎之為人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又言希
烈不可用二事而已若夫起勢作威報恩復怨此楊素
李林甫之故智也而以是人為相然則何以清朝廷何
以服藩鎮乎且于時忠義如顏真卿有蘇武嚴顏之節
才畧如李泌有魯仲連范蠡之功此誠唐臣之巨擘也
祐甫若能為推轂之忠計盍亦畱任舊人共政而乃濱
之閑散之地曾無一言汲引之者豈知之而弗用歟抑
弗知之歟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維忍心是顧是
復其祐甫之謂矣

淄青獻錢賜將士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然則人君之
為善為惡其幾雖微而其驗甚明百姓由之以安危四

鄰因之以向背庸可不守苞桑之戒存介石之心乎德宗即位之初却祥瑞罷貢獻出宮人初政清明如太阿出匣光采射人李正己以跋扈方鎮而獻錢三十萬緡蓋正以探君心之何如相業之何如而為向背之計耳使德宗於此直受之於藩方而輸之於內庫則方鎮必有輕朝廷之心矣既而崔祐甫請以所獻錢賜將士則內可尊朝廷之體外可結士卒之心豈不足以來諸藩之畏服乎使德宗能守是心而不變焉則昔之叛服不常者相率而奉朝貢豈不為中興之賢君哉夫何數年以後紛紛多欲之事並興於是乎借商緡征兩稅稅間架除陌錢回視以獻錢賜將士不啻若出二人噫此藩鎮所以畏服於始而未免跳梁於終也

炎以片言移人主

秦誓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性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此古今之通患也若唐之瓊林太盈以天下之公賦為人主之私藏此誠臣子所宜切諫也楊炎獨請歸左藏而德宗下詔從之此非片言移主意乎惜其能諫君而不能受人之諫觀其建議復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秀實之計以致兵亂然則炎正所謂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者也豈真有憂君愛國之誠心哉至於劉晏之死本其排陷所致而遣使自雪歸過於上不亦誣罔之甚耶且於時借錢稅屋之事非無弊政之可陳也炎為首相曾無片言及焉又何忍於緘默耶吾固謂片言移主意特一時之良心所發耳

楊炎兩稅法

祖宗立法之初未嘗不善然行之寢久必有偏而不起之弊但在人更張之耳或補其缺而歸之正或振其廢而約之中則皆萬世之良法也豈必蕩然掃除而以私意自立一法制乎唐太宗立租庸調法甚得古意雖其後版籍浸壞有司隨意徵科但謀國者即其已壞之法而為通融補葺之方豈不善乎然其要遣嚴明仁惠之吏巡視郡縣檢立簿書驗其下口之多寡察其家道之貧富毋為繭絲之刻意勿為猛虎之苛政於凡舞文弄法之狡吏利已傷人之豪家必治以重法責以嚴刑則誰敢欺隱那移以為小民之害哉由是租也庸也調也按典籍而征之則下民不至偏擾有司不至徇私國用

不至告竭矣豈不為經常簡易之法乎夫何楊公南遷變舊法但取大曆中一年科斂最多者以為定數立為兩稅方其立法之初雖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若可羨也然行之寢久姦弊百端始也兩稅之外無復征科終則兩稅固行而租庸調如故自是而鑄錢指苗推利借商進舉獻助無不為矣其為民害不亦多乎嗚呼後之謀國者慎勿作聰明亂舊章也哉

城奉天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豈徒守一城乎按照昭公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蓋謂周衰不能守在四夷故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是等之列國

也唐太宗混一四海傳之子孫而德宗不能居中撫外
城奉天以自固亦可鄙矣或曰德宗之城奉天術士桑
道茂已唱言於前而應驗於後然則治亂皆天命也豈
人為哉噫治亂之數固定於天而轉移之道則在於人
使德宗知有離宮之厄親賢而不委任宦官輕賦而不
聚歛貨財正法而不姑息藩鎮則豈有逆賊之亂乎至
是則術士之言亦虛矣昔裨竈言於子產曰鄭將復火
子產曰天道遠人事近非爾所知使當時有子產進讜
言而早為之所則守在四夷矣而亦何必城奉天哉

楊炎陷劉晏

劉晏固言利之臣然以養民為先以用士類為務則可
謂善理財者楊炎亦何為而陷之死乎愚謂自唐玄宗

以宇文融牛仙客為宰相而入相之路往往以理財進
劉晏有足食之功朝廷所倚賴也此其必為宰相之漸
較然甚明炎之意正恐其奪己之位如蔡澤之於范雎
也故陰擠而置之死然使不誣以大逆之罪則何以逞
下石之計哉初劉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
又托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朱泚通書及兵
拒命而賜之死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炎之立心如
此他日盧杞亦誣其命王氣懷異畜而死於非罪豈作
福作威其害于家凶于國天道有不可誣者乎或謂晏
之死在炎則為報元載之讐在德宗則為憾獨孤之事
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罪也噫果如其言則炎
之殺身德宗之辜身非不幸也天也

理財以養民為先

邦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心故天下旱乾水溢不足憂而元元流離之可畏荀子曰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是之謂國慶史謂晏理財能以養民為先是固非王鉷常堅楊慎矜之比也然豈有能富國之用而又能足民之食者乎大率天地所生財物非神運鬼輸而皆取之民也晏之立平準權鹽法吾意必移東為西舉塞日隳跋前疐後違恤膏育而謂之養民為先吾未之信也不然何史謂衆頗疾之者乎

劉晏何如人

劉晏言利之臣固君子所不道也然張說謂之國瑞肅宗謂之鄩侯陳諫謂之管蕭之亞何也士安八歲能獻

頌行在才與器固已不凡逮為夏令輸無逋期補温令民皆刻石及為鹽鐵租庸使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不勞於民儉於家而歸利於衆先儒以為可法之五事是也然君子所不滿者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智為制其為利害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晏特陶朱猗頓之雄耳置疾足覘四方物價而開闔之吏居數千里外不敢欺給昔人比之子產吏不能欺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固所難也然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視事百眈眈暗雖休沐不廢務嗚呼惟晏精此耳晏今日去位誰可繼者夫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浩浩乎無窮也歛之縣官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之在立法付諸有司耳躬持籌算直大賈事而豈可久可大

之道哉厥後為揚炎所怨飛語誣陷竟死非命此為國以義為利不可以利為利也

揚炎何如人

史謂揚公南父喪廬墓號泣不廢釐有紫芝白雀之祥若可謂之孝子矣然忠臣出孝子之門事君不忠而能孝其親者未之有也夫元載怙權樹黨毀法為通衢恩為怨乃鄙夫之尤也而載得炎親重無比會再敗坐貶司馬則公南之失身非人可知矣且元載城原州之議騷擾百姓炎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卒使涇州之亂而原卒不可城又以劉晏劾載出之忠州誣殺之炎之事君不忠如此則雖文藻雄蔚時稱常揚不足齒矣且炎以家人棄線把木簡乃止之曰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

之禍夫炎既知禍福無常矣何不親賢遠奸開誠布公而勿使鼎折足其形渥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五終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f names or titles.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